

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译丛

主编 王浦劬

PEARSON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Ninth Edition)

政治科学

(第九版)

[美] 迈克尔·罗斯金 等著
(Michael G. Roskin)

林震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译丛

主编 王浦劬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Ninth Edition)

政治科学

(第九版)

[美] 迈克尔·罗斯金 罗伯特·科德 著
詹姆斯·梅代罗斯 沃尔特·琼斯
林震 王锋 闭恩高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科学 (第九版)/[美] 罗斯金等著; 林震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译丛)
ISBN 978-7-300-10439-3

I. 政…
II. ①罗…②林…
III. 政治学-教材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4775 号

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译丛

政治科学 (第九版)

[美] 迈克尔·罗斯金 罗伯特·科德 著
詹姆斯·梅代罗斯 沃尔特·琼斯
林震 王锋 闭恩高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9.75 插页 1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96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译丛

能看到自己的书出到第九版真的很满足，这说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它也意味着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的编辑们认识到 1974 年本书第一版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合理的，无须大的改动。本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它既不是一本关于美国政府的教科书，也不是一本单纯的比较政治学课本。相反，它同时运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例子来向新同学介绍政治科学的整个领域。刚从高中上来的学生，对其他政治体系的情况还知之甚少，本书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第九版仍采用兼容并包的方法，避免兜售任何单一的理论、概念框架或范式，它们是打开政治科学大门的钥匙。试图强求一种方法论上的完美设计既不为学科性质所允许，也无助于扩大学生们知识视野。观点不同的教师们使用本书时也不会遇到任何困难。最重要的是，第九版仍把政治看作振奋人心的事情，并且努力把

这种感受传达给第一次接触这门学科的年轻朋友们。

熟悉先前版本的教师们会看到在第九版中保持了很多连贯性。我收到许多老师的积极建议，要让学生在大学生涯的早期就学习方法论。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高级的数据处理——这一点我既不去做也不提倡——而是一个用实践检验的思想框架，它希望用经验来证实。当然，你也可以用数据来说明。我经常在课堂上拿学生的论文来探讨方法论，因此我决定把那些方法论作为“怎么做”栏目加入书中。每章都有一个“怎么做”栏目介绍一种方法要点，它们包括命题的阐述、尾注、引用、交叉式表格、百分比、曲线图以及其他标准，所有这些都是入门性的。我希望教师们发现这会有所帮助，我也欢迎大家提出增改的意见。我还增加了一些词汇来解释全书层出不穷的概念术语。这些概念以相关的论述为背景，如果背景变了，那么你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概念。例如，第5章讨论的统治精英（占人口1%的那么一小撮）和第8章探讨的民意精英（可能有几个百分比）就有所不同。

有些材料，像关键概念、案例研究和经典论述，继续单独列出，这样既能突出重点，又能分割页面（避免长篇累牍），营造读者友好型课本。那些用过先前版本的人使用第九版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全书的架构依然如故。时事的影响——比如伊拉克战争和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在整本书中都会被讨论到。

附 录

同步网站

www.prenhall.com/roskin 这个网站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的指导，为教师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学生登录后会发现一个学习和研究的资源宝库。从书中提取的章节大纲和摘要、判断题、填空题和多项选择题，这些都能立即反馈并显示章节页码，给学生充分的机会来复习。该网站还包括大量与书中章节内容有关的网址链接。对教师来说，那是个技能资源库，包括有用的链接，教师在那里可下载书中的图表和讲课时方便使用的课件。

带测试题的教师用书

带测试题的教师用书对老师们来说会很有用，这可以从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的代理商那里获得。

致 谢

一些人对本版和以前各版做了评论，我真诚地考虑了大多数意见。对这一版，我要感谢北俄亥俄州大学的罗布·亚历山大，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约翰·梅丘里奥，罗斯福大学的詹姆斯·T·麦克休斯，以及塞丁·霍尔大学的约瑟夫·马贝克。

本书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或者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呢？老师们对这个问题——或者与本书及增补部分有关的任何问题——的参与是非常有益的。老师们可以直接与我联系，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斯波特市莱康明大学政治学系，邮编 17701；也可以发电子邮件到 roskin@lycoming.edu。

迈克尔·G·罗斯金

目 录



国外经典政治学教材译丛

第 1 章	关于政治的科学?	1
第 2 章	理论: 经典和现代	21
第 3 章	民族、国家和政府	42
第 4 章	个人和宪法	63
第 5 章	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	82
第 6 章	政治意识形态	105
第 7 章	政治文化	130
第 8 章	民意	151
第 9 章	政治沟通和大众传媒	174
第 10 章	利益集团	198
第 11 章	政党和政党制度	221
第 12 章	选举	243
第 13 章	基本的政治制度	266
第 14 章	立法机关	289
第 15 章	行政机关	310



关于政治的科学？

思考题

- 为什么现在政治不讨人喜欢？
- “千万不要对事实发火”是什么意思？
-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称作“统领科学”？
- 马基雅维里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什么？
- 合法性、主权和权威之间有什么异同？
- 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为什么这么说？
-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学的、心理学的、文化的、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 像政治学这样杂乱的事物能成为一门科学吗？

在美国，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已经消退了。不只是学生，连那些热心的、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开始厌恶政治了。人们更愿意讨论体育和房地产，而不是政治。大众媒体发现那些最强势的观众和读者的兴趣在于医疗和商业新闻、生活方式以及著名的个性化栏目。除了战争和恐怖主义能引起一阵震惊外，政治新闻几乎没人感兴趣，很多人甚至对竞选运动都视而不见。

这种去政治化是政治科学家调查研究的主要话题。人们是否对政治家及其为政党利益而进行的无休止的、空洞的斗争感到厌恶？是否有无助的感觉，感到公民个人没有受到关注？是否认为华盛顿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的游乐场，他们只是收买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政客？还是说人们在相对繁荣的时期里本能地关注其他事情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如果经济还不坏而且世界问题看起来还很遥远，为什么要关心政治呢？或许真的只有恐怖主义和战争才能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的兴趣。

本书的论点是政治仍然重要。虽然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参与，但其他人会，而且他们会去影响那些支配你的生活的决定。他们会把我们带到海外的战争里去吗？谁要去为此打仗呢？是你。他们会支持某些公民和团体去修改免税代码吗？谁要为此交税，而那些人却可以不交呢？是你。他们会设立那些费用增加将超出想象的联邦项目吗？谁将要为此埋单呢？是你。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你明白什么是政治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你就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不被人利用。无知的人是要被操纵的。

很多人发现政治是令人反感的，他们或许是对的。政治可能天生就是不道德的，或者至少是非道德的。滥用权力、散布影响和完完全全的腐败成了政治的显著特征。但你不需要对你研究的对象产生好感。生物学家可能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个致病的细菌。他们不会“喜欢上”这个细菌，他们的兴趣在于它是如何生长的、它是怎样造成伤害的以及如何根除它。他们既不会对这个细菌发火，也不会用锤子把载玻片砸个粉碎。生物学家首先要明白自然的力量，然后才能与之共事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政治科学家也是这样对待政治的。

统领科学

亚里士多德，这位学科^①的创始人，把政治学称作“统领科学”（the

^① 学科：研究领域，通常以一个学术部门或专业为代表。

master science)。他的意思是几乎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政治背景，城邦（古希腊的城市国家）的决定支配着其他大多数事情。用耶鲁大学哈罗德·拉斯韦尔的话来说，政治学就是研究“谁得到什么”。但也有人反对说，在自由市场的国家里，经济体制决定人们的所得。没错，但由谁来决定我们是否应该实行自由市场体制呢？是谁告诉比尔·盖茨，他必须分解庞大的微软公司，而这个决定价值数十亿美元？政治与经济是密切相关的。

假设事情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比如洪水，是政治系统决定是否以及在哪儿修建堤坝，是否以及对哪里的洪灾受害者提供援助。洪水是自然发生的，但它对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控制的。科学又怎样呢？比如我们的细菌生物学家眯着眼睛看显微镜。那不是政治。但是谁资助科学家们受教育以及他们的研究机构呢？可能是私人慈善机构（捐款者可以免税），但机会是政府起主导作用创造的。当美国政府决定把艾滋病研究放在首位时，对其他项目的资助就被切断了。细菌和病毒或许是自然的，但研究它们通常却具有政治性。既然如此，同性恋者与关心乳腺癌的妇女就会形成竞争。谁得到什么：是资助对付艾滋病还是乳腺癌？这个决定就是政治。

关键概念

“千万不要对事实发火”

这个关系着所有严肃性研究的基本观点听起来就是个基本常识，却经常被忽略，甚至在大学课堂也不例外。它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相当深奥的思想，他认为事情的发生不是随意和偶然的，而是有着合适和充分的理由的，即“存在即合理”。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理性去描绘事物的真相。我们研究政治要采用“自然主义”的方式，不要对我们的所见所闻愤恨不已，而要努力去理解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例如，我们听说一个政客从利益集团那里拿了钱了。作为政治科学家，我们先把愤怒放在一边，然后提出如下一些问题：是否那个国家的多数政客都拿钱？它是个古老的传统吗？这个国家的文化能接受它吗？人们是否希望政客拿钱呢？竞选活动到底需要多少钱呢？政客们有可能不拿钱就竞选公职吗？简单地说，我们要看未经法律允许的金钱交易是否是该政治体系的重要部分。如果是，那么迁怒于个别政客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不喜欢这



样，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该体系应当如何改革来阻止这种额外拿钱的现象。然而改革也可能不起作用。日本曾经改革选举法来摆脱传统的“金钱政治”，但收效甚微。像细菌一样，政治当中的有些事情有它们自己的生存方式。

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的，研究政治就意味着研究几乎一切事情。有些学生选择“交叉学科的专业”。政治科学就是这样的专业，它借鉴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并与之交叉。有时都难以说清哪个地方是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哪个地方是政治学。一句话，政治科学涉及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

历史

对政治科学家来说，历史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当我们讨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1—1940）的政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权力的增长，甚至像冷战这样的事情时，我们都是在研究历史。但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探寻不同的事物，运用资料的方式也不同。典型说来，历史学家详细研究一个事件，挖掘能够说明问题的文件、档案和新闻。由于大量的资料都集中于一点上，他们很少或不用归纳。但是，政治科学家则是从寻求归纳入手。我们经常使用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比较和对照它们。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德国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做细致的研究，政治科学家可能会把这个研究跟对同一时期的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研究放在一起，看看能够发现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自然，有些历史学家也做比较研究，他们实际上变成了政治科学家。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区别于自然地理学）近几十年来被政治科学家们忽略了，尽管它对政治的影响要比很多人知道的大得多。人类行为的地理成分——边界、种族区域、贸易流动、权力的集中以及特定地区——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的衍生物。阿富汗、车臣、科索沃的冲突都是严重的地理问题，就像加拿大不稳定的联邦主义，有些魁北克人希望脱离出去。法国政治学家安德烈·



齐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首创用地图来解释地区政治变动，这就是今天选举研究的方法。美国总统选举中“红色”和“蓝色”的州表明了政治地理的实用性。

经济学

有些经济学家宣称经济是政治的主题。（政治科学家倾向于持相反的观点。）的确，很多政治的争吵都是经济的：谁得到什么？充分的发展可能是民主的基础，很少有贫穷的国家是民主的。衰退的经济会毁掉民主制度，魏玛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什么样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新欧元会对欧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经济学家陷入政策问题时，他们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家”。一个较新的政治学流派“理性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们通常都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社会学

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有部分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学家西蒙·马丁·李普塞特作为政治科学家同样有名。正是他最先证明了民主和富裕程度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考虑的那样，政治科学按惯例是从研究社会中“谁思考（政治的）什么”开始的。在证明人们的政治观点随社会阶层、地区、宗教信仰、性别、年龄的不同而变化时，社会学为政治文化、公共舆论和选举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

人类学

人类学传统上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好像跟政治科学没什么关系。但人类学中分类和访谈的技术却已为政治科学家所采用。政治文化这一分支领域也可以看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我们今天仍能见到的日本人的顺从模式形成于一千多年前。有些当前的政治体系仍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家族或部落保留政治权力。在中亚，不论是在波斯人、俄国沙皇、共产党人的统治下，还是在现在新独立的国家的统治

下，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首长、贵族或王公）家族都握有权力。在非洲，投票和暴力都是按部落边界来的。

心理学

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有助于政治科学家理解哪种个性对政治有吸引力，人们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服从权威人物，人们是怎样形成国家的、团体的和投票的情感的。对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的。心理学家尤其擅长方法论^①，他们想方设法去客观地研究事物，并且教我们质疑那些有漏洞的主张。用事先毫不知情的方式提问以及控制某种因素，都是从心理学发展出来的方法。

关键概念

合法性、主权和权威

这三个相关联的概念——合法性、主权和权威——是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合法的国王或女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该术语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有些国家强点，有些国家弱点——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美国的合法性是相当高的。即使美国人对政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通常都服从它。我们连税都交了。一个快速检测合法性的方法是：有多少警察？警察很少，像瑞典和挪威，说明不需要什么高压的手段；合法性是高的。警察很多，像佛朗哥的西班牙或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说明需要很多的高压手段；合法性就低。

在合法性弱的地方，很少有人感到必须交税和遵守法律，因为政府本身被看作是肮脏的和不诚实的。更有甚者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乱，像2000年的南斯拉夫。公民集会反对米洛舍维奇总统的“罪恶暴政”，警察的棍棒和选举的操纵都无法阻止他被选下台的命运。2003—2004年的伊拉克政府委

^① 方法论：客观研究问题的方法。

员会由所有伊拉克团体推举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代表组成，但它却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因为它是由美国占领军任命的。可以证明，该委员会将会是伊拉克历史上最好的政府，却没什么人重视它。没有了合法性，政府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一个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有若干种。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它必须提供安全保障，那样人民才有安全感。很多伊拉克人抱怨说现在跟萨达姆时一样糟，那时候他们至少还能走在大街上。就像霍布斯（参见本书第2章）所看到的那样，没有安全感就意味着没有合法性。与安全感相关的是“法治”。实行法治的政体能够获得合法性。存续的时间长一点也有助于培养合法性。公民通常都会尊重已经建立很久的政府。美国宪法已有200年的历史，它赋予了美国政府极大的合法性。另外，新政府的合法性往往不够稳定，它们的老百姓很少或根本就不尊重它。

一个政府可以从其良好政绩中获得合法性。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以便人们可以养家糊口有助于政府建立合法性。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成立的联邦德国政府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但稳健的领导层和正确的经济政策逐渐为波恩政府赢得了合法性。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从而损害了它的合法性并让希特勒攫取了权力。

政府的组成结构对合法性也有影响。如果人们感到政府是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而且在选任官员时有发言权，他们就更愿意服从。最后，政府通过操纵国家象征来支持其合法性。国旗、历史纪念碑、爱国游行、有力的演说等等都是要让人们相信政府是合法的，是应当服从的。虽然老挝在1975年就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君主制，但在2002年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却为650年前创立老挝王朝的国王铸造铜像进行祭拜。老挝共产党人试图把自己跟古老的国王绑在一起支撑受损的合法性，因为国王这个合法性象征是很多老挝人都可以理解的。不过，当合法性减弱时，操纵国家象征就显得滑稽可笑。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的大型雕像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也成了他的政权不法的象征。象征符号本身并不会带来合法性。

主权（源自古法语中的“统治”）的最初含义是君主统治其王国的权力。后来词义扩大为民族国家对其领土的控制，即成为其地盘的主人。民族国家非常珍视它们的主权，政府也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它们维持军队以抵御外敌入侵，它们通过护照和签证来控制边界，它们还追捕恐怖分子。在那些最难

以解决的地方存在着主权争议，例如巴勒斯坦、北爱尔兰和波斯尼亚。

主权有时只是法律上的假定。伊拉克在 2004 年获得名义上的主权，但仍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主权与合法性是相互关联的。例如，黎巴嫩的穆斯林把基督教徒主导的政府看作是不合法的。1975 年，十几个政治与宗教的民兵组织之间爆发了内战。叙利亚从 1976 年到 2005 年占领了黎巴嫩东部，以色列则在 1982 年至 2000 年占领了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实际上丧失了主权，现在它试图收回主权。几十年来，它无法控制自己的领土，也无法将入侵者赶走。失去合法性导致的是主权的丧失。

权威是领导者获得他人服从的心理能力。它有赖于人们对职位的合法权力的服从。列兵服从上尉，驾车者服从州警察，学生服从教授。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服从权威。有的列兵也会犯上，有的驾车者也会超速，有的学生也会对指定书目不予理睬。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服从那些他们认为是合法的权威。

虽然有些权威来自于职位，但它也必须加以培养。美国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威只是因为他是总统。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受到尊敬和服从，即使他不是通过选举而当上副总统和总统的。他是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当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 Agnew）辞去副总统时由他接任，当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辞职时，他当上了总统。尼克松由于卷入 1972 年的水门事件，受害于行政权威的腐蚀，而无法有效统治。总统不能单凭政令统治，而必须获得国会、法院、公务员和重要利益集团的同意。当尼克松失去了这种同意时，他的总统权力也被侵蚀掉了。

简单地说，合法性意指对政府的尊重，主权是对国家的尊重，而权威是对领导的尊重。没有哪个是天上掉下来的，都必须去赢得。找到一个，也就找到了其他。一个被侵蚀了，其他两个往往也免不了。

政治权力

政治科学经常使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有一个特征把它同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它关注的焦点是权力。我们的第二位学科之父（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他

强调权力在政治中的作用。你可以掌握前面提到的所有因素和方法，但如果你不是利用它们去研究权力——一个非常宽广的主题——你就可能不是在做政治科学研究。

有的人并不喜欢政治权力^①这个概念。它带有高压统治、不平等以及间或野蛮的味道。有些人宣称反对“权力政治”，倡议没有权力的治理，用基于爱和分享的兄弟姐妹般的愉悦纽带来约束大家。社区就是建立在这种并不持久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它能持久的话，除非它转变为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结构，这种结构由服从模式来支撑，从而使人怀疑它就像肮脏的旧的权力。政治权力看起来是植根于人性状况的。但为什么有的人拥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政治权力呢？还没有一个对政治权力的明确阐述。生物学的、心理学的、文化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解释都被提出来用以回答这个问题。

生物学的

最早提出生物学解释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可能也是最优秀的一个，他说：“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用的词是 *zoon politikon*，可以翻译为“政治动物”或“社会动物”。希腊人住在城邦里，对他们来说政治 *polis* 和社会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人就跟大象和鹿一样，有着群居的天性。他们为获得食物、求得生存而本能地需要相互帮助。他们像所有群居动物一样，自动排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序列。现代生物学的解释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灵感，认为形成一个政治系统并服从其领导者是人类天生的行为，是代代相传的。有的思想家认为人类政治展示了与其他哺乳动物群体建立的同样的“优势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

这种理论的优点是它的简单明了，但它也引起了不少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天生就具有政治性，我们又如何解释政治群体的分裂和人们对权威的不服从呢？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改进一下：人类是不完美的政治（或社会）动物。人们在大部分时间里结成群体、服从权威，但有时，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却不会这样。但这避开了一个问题：什么情况可以促进或破坏政治群体的形成。

^① 政治权力：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去做某事的能力。

心理学的

对政治和服从的心理学解释与生物学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假定政治群体的形成是出于人的天生需要。心理学家通过经验性研究使其观点变得更加精确。一个是著名的米尔格拉姆（Milgram）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在一个教授的引导下将逐渐加大的电流击到受害者身上。被绑在椅子上的“受害者”其实只是假装受害的演员。大部分受试者都想把强大到足以致命的电流击到受害者身上，仅仅只是因为“教授”——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权威人物——告诉他们那样做。许多受试者并不想伤害受害者，但他们的借口是他们只是遵从命令，并且所有对受害者的伤害都是教授的责任。他们使自己的行动屈从于权威人物。

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多数人是天生的墨守成规者。同一群体中的多数成员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一定的。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发现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许多错误是由一种“群思”（groupthink）的特殊情况造成的，这种情况是指领导集体告诉自己一切正常，现行政策运转良好。群体总是倾向于忽视那些并不因循守旧的“制造麻烦者”的建议，例如，日本将会袭击珍珠港（1941年）、古巴流亡者的猪湾登陆（1961年）将会失败。对权威和群思的服从意味着人类有个根深蒂固的需要——几乎是天生的——把自己融入群体并遵守它的规范。或许这正是使人类社会成为可能的原因，但它也可能酿成惨剧，如纳粹的大屠杀和最近的巴尔干大屠杀。

文化的

有多少人类行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习得的？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辩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化论者——他们相信行为是习得的——占了上风。人类学家得出结论说所有行为的差异都是文化造成的。他们认为一个合作、和平的社会也会按照这种方式去抚养孩子。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是建立在文化价值之上的，这种价值是通过父母、学校、教会和大众传媒来传承的。政治科学发展出了一个有趣的分支学科叫作“政治文化”，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经常发现某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由许多长期因素形成的：宗教信